

台灣酷兒飄浪—以曹瑞原指導之《孽子》電視劇中的龍子一角為例

本文旨在探究台灣導演曹瑞原指導之《孽子》電視劇中的龍子如何呈現聚、散、離、合的演繹方式帶給觀眾有別於小說的視覺韻味，同時符合台灣現代派小說的流動模式進而達到個人身分認同先是透過黨國體制來確立，然後經由地方、地區乃至國家或者海外來進行解構再建構。作者爬梳相關學術文章及專書並透過電視劇的類文本分析，檢視台灣七、八零年代的時空背景來連結屬於台灣文學的現代性。作者主張台灣現代性的展現是一種介於小說與戲劇間跨文類的演繹模式。作者期待本文能在海內外對於白氏研究能有更深一層不同的解讀方法。

台灣文學¹中的同志小說隨著現代主義與本土現代派小說的興起²，進入一個在黨國體制威權統治下不能說的秘密/模式，而這個秘密/模式受到壓抑但也同時蠢蠢欲動不安地期待解放³。男性小說家筆下刻劃的同志文學常帶有歷史變革與文化記憶的色彩，電影及電視劇隨著原著小說的愛恨情仇而以灰暗的視覺美學與空間效果而呈現在普羅觀眾眼前。台灣曹瑞原導演在二零零三年所推出的《孽子》電視劇⁴，其改編自現代華語文學巨擘白先勇⁵的同名小說，台灣讀者及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對該作品並不陌生。學術界先進針對台灣同志文學史、白先勇研究、《孽子》文本分析亦或是劇中同志等方方面面議題，乃至文學理論等相關學術評論文章百花齊放。

東西方對於現代主義的興起與流變是否可以等量齊觀？有何不同之處？我的意思是可否可以挪移西方現代主義的思潮與理論而進行套用到台灣文學現代主義派小說的興起，特別是在酷兒漂/飄浪這個面向上個人移動空間與自我身分的討論？實為饒富興趣並引起我對於台灣文學中現代派興起的相關研究。紀大偉在梳理台灣同志文學史時特別將其分為三個歷史階段：一是「日本統治時期」（1945年之前）；然後是「日本統治結束後一直到國民黨戒嚴時期」（1945-1987），最後是「解嚴後」（1987年之後）⁶。而白氏原著小說《孽子》⁷的歷史及政治背景則

¹ 根據紀大偉對於台灣同志文學史的定義，本文研究的《孽子》台灣同志文學領域相關作家及作品在第二階段：「日本統治結束後一直到國民黨解嚴時期」（1945-1987）包含姜貴（1907-1980）的《重陽》、郭良惠《兩種以外的》、白先勇的《寂寞十七歲》、歐陽子、林懷民、光泰的《逃避婚姻的人》與王禎和的《望你早歸》等。

² 參閱張誦聖：〈現代主義與台灣現代派小說〉，《文藝研究》1988年第四期，頁77。

³ 參閱王志弘：〈台北新公園的情欲地理學：空間再現與男同性戀認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996年第二十二期。

⁴ 該劇共有二十集，後來也有發行相關影音DVD以及宣傳海報。

⁵ 著有《孽子》、《寂寞十七歲》以及《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等台灣同志文學作品。

⁶ 參閱文化部文學工具箱-〈同志文學〉之網頁：

https://toolkit.culture.tw/literaturetheme_151_14.html?themeId=14 以及

紀大偉，〈如何做同志文學史：從1960年代台灣文本起頭〉，《台灣文學學報》23（2013.12.01），頁63-100。英語書目是：Ta-Wei Chi, "How to Do a History of Homosexuality in Literature: 1960s Taiwan," Bulletin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23(2013.12), pp. 63-100.

⁷ 《孽子》首刊載於1977年發行的《現代文學》，後半部刊載於新加坡的《南洋商報》直至1981

介於此一時期。在曹瑞原的電視劇中，觀眾可以從劇中的幾個場景窺見台灣在戒嚴期間與解嚴之後獨特的政治空間(space)及地方(places)性，同時當代台灣在地的地方與空間作為本劇主角龍子連結國境之外紐約的逃逸⁸路線背後的現代意義為何？其空間及地方的場景，例如夜行雙煞⁹施展球技的操場正對國父遺像代表新舊世代的更迭交替、新公園的蓮花池象徵櫃子裡的情欲再現以及身分的不可揭露性，乃至趙英在與李青發生關係後選擇出國念書及龍子誤殺瞭阿鳳後的出走至美國紐約等都有著當時黨國體制下凸顯個人主體性與社會集體意識互相的矛盾與衝突之處。

在《孽子》相關學術評論中，分析「台灣同志史」與「性別政治」特別琢磨「地景」與「空間政治」(spatial politics) 錯綜複雜之研究更是百花齊放，例如，劉向仁的〈白先勇《孽子》中的情慾空間與神話結構〉將台北新公園視為主要場景連帶形成獨特的「空間環境」，它不僅提供故事中主角們聚會場所的重要公共場域，更為小說提供了文字敘事的主場景，成為電視劇創造了獨特的台灣同志「文學地景(Literary Landscapes)¹⁰」(劉向仁，2009: 5)。再者，新公園周遭地理景觀見證了社會政經及文化的變遷過程，也同時點出七零年代中以降與八零年代初同志小說在解嚴時期前對於性別議題上所連動觸發的「經典同志文學地景」¹¹與空間象徵概念以及剖析個人身分認同塑造過程中的焦慮、不安、惶恐與矛盾如何反應在迥異的私人地域以及公共空間，甚至來回穿梭且不停轉換。處於後現的人類更是將七、八零年代的小說透過電影然後電視劇的方式呈現給觀眾，直接演給觀眾看。本文作者主張曹導演以電視劇的方式來呈現《孽子》一書的模式，一方面既是將影像以舞台的演繹方式帶給觀眾；另一方面也符合自十九世紀以降個人流動於不同地景乃至於二十世紀的「去疆域化¹²」。

然而，我想更進一步問的是：曹導演劇中的角色人物如龍子如何感知他自私人場域(private space)逃逸出來並飄/漂浪在公共空間 (public space)以及當下綜橫

年完結篇為止，為國民黨戒嚴時期的作品，見證一個舊時代的更迭也準備迎接台灣快速現代化過程的一部文學作品。其中台灣當代社經現代化過程的背景討論中有關黨國與家園之論述可參考著作如梅家玲 1998 〈少年台灣：八、九零年代台灣小說中青少年的自我追尋與家國想像〉《漢學研究》第 34 期 1998.12、王德威 1998a 〈叫父親，太沈重？——父權論述與現代中國小說敘述〉，收於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 台北：麥田，1998.10.1 初版一刷及 1998b 〈國族論述與鄉土修辭〉，收於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 台北：麥田，1998.10.1 初版一刷。

⁸ 「逃逸路線」在文學界先進如張小虹及王志弘等人已有相關精闢的闡述。而在曹瑞原導演的電視劇中，在龍子一角的體現在於既是「孤臣」更是「孽子」；而這兩個詞也出現在傅老爺子決定瞞著李青向他爸爸說情好讓李青回家時一段介於父親對於另一個父親的一番話中出現。

⁹ 趙英及李青的學弟稱呼牠們倆的綽號。兩人當時在夜補校是同班同學，一起打籃球，後來因為李青失去他的弟弟(弟娃)而悲傷不已，李青在與趙英訴苦過程中，一股移情作用及年輕荷爾蒙的作祟下，兩人在學校化學實驗室裡發生關係。

¹⁰ 其他相關「世界文學地景」，可參閱 Malcolm Bradbury's *The Atlas of Literature* 《文學地圖》，趙閱文譯。

¹¹ 「新公園」為台灣同志文學中經典地景，代表性作家與作品包含：

¹² 這個名詞起源於二十世紀法國哲學家德希達與瓜達希，根據張小虹闡釋，該辭指的是「逃離主體的本位主義而以混宇的概念來肯認這些社會上的不同族群，在彼此相處交流間互相依存而動一髮而牽連全身的概念」。

交錯的社會網絡關係然後進一步回應自己身為同志這樣的身分？另外，如果說同志飄/漂浪隨著現代性最早「起義」在十八世紀中葉的英國¹³及十九世紀的法國，則這樣的現代性是否可以挪移並複製到台灣本土的經驗？如果可以，則酷兒漂浪是否可以被視為抽象¹⁴或具體¹⁵的「去疆域化」？再者，為什麼他們要飄/漂浪在新公園這樣的公共場域？《孽子》一劇中七零年代的新公園還僅僅是普通的公共領域，它有時提供徘徊或飄/漂流在新公園同志有「家」的歸屬感¹⁶、新公園是圈內人交朋友的知名場所也是一個存在於父權社會價值光譜以外的空間、它更是流傳圈內人愛情故事或者同志找對象的絕佳場域，最後它更是非圈內人透過具象的地景來「認識」「這個圈子」的管道或媒介。

另外，紀大偉在2012出版的「情感的輔具：弱勢，勵志，身心障礙敘事」裡點出，德勒茲與瓜達希於《卡夫卡：邁向弱勢文學》(*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1986)中，表示弱勢文學¹⁷特色有三：

「首先是「移花接木」(deterritorialization，張小虹與王志弘¹⁸(1995)另中譯為「去畛域化」)¹⁹，即弱勢族群挪用主流社會的強勢語言來寫作；再者，此類文學之內的一切元素都是政治化的；最後，此類文學的一切元素重視集體的

¹³ 英國封建制度及貴族勢力的沒落取而代之的是中產階級的興起，然而不同派學者對於確切現代性崛起時期的界定仍有一些差異性存在。詳細現代性政治經濟的發展可參考以下相關著作並詳見於華勒斯坦·伊謬兒(Immanuel Wallerstein)發表於一九七四年以及一九八九的專論 *The Modern World-System, Vol.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 The Modern World-System, Vol. III: The Second Era of Great Expansion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1730-1840s* 對現代性及全球化進行階段性進程提出分析，其中歐洲第二階段的現代性崛起特別在一七三零年代至一八四零年代間不僅帶動政治經濟的發展，整體社會氛圍也帶動當代英國文學小說家對於現代性的描述；克里斯多福·鏗斯丹(Christopher Chase-Dunn)發表2000年美國社會學期刊(*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的文章：“Trade Globalization since 1795: Waves of Integration in the World-System”的文章進一步融合歐洲現代性及全球化浪潮下社經改變如何去疆域化的過程有相關說明。另外在當代英國十九世紀初的文學方面，珍·奧斯丁的六本小說中的現代性議題討論層面甚廣，例如：《傲慢與偏見》的地產議題、《理性與感性》中的婚姻問題、《勸說》中的性別愛情觀以及《諾桑覺寺》的現代誌異想像等。

¹⁴ 本文所謂「抽象」的「去疆域化」指的是一個人對於自己的身分認同，那看不見卻實際隱含於獨立個體對於自己身分追尋的渴望。

¹⁵ 本文所謂「具體」的「去疆域化」指的是一個人對於自己所處的有形空間的游移以及漂/飄浪至另一個地方或空間的具體作為，是一種手段也是一種方法。

¹⁶ 阿青被身為退役軍人的父親趕出家門後第一個接觸的公共場域就是新公園，根據畢恆達所述，空間即是一種權力暨主導權的象徵，那麼新公園作為同志聚集的場所對他們來說是自己不見容於主體論述一種逃逸的第一層表現，即是在自己從家庭脫離而尋求解放的第一層逃逸。台灣現代派小說的敘事當中針對個人身分認同的描述常會牽涉到家園的投射想像，相關著作參閱葉德宣於1995年發表於《中外文學》的〈陰魂不散的家庭主義魑魅——對詮釋《孽子》及1998年的〈不忠不孝／肖的猥褻國度：《孽子》中的父系國／家身體規訓〉台灣大學人口中心婦女研究室1998——1999婦女與兩性研究獎助論文並在其後更名為〈從家庭授勳到警局問訊——《孽子》中父系國／家的身體規訓地景〉刊於2001年的《中外文學》；楊照在1999年刊載於《中國時報》的〈那群無所依歸的孩子們——白先勇的《孽子》〉。

¹⁷ 有關歐洲現代性特別是東歐現代主義作家卡夫卡多批判當時興起的資本主義與官僚政治並刻劃當代市井小民所遇到身分認同的政治性問題，其針貶時事短篇故事包含：「變形記」(*Metamorphosis*)、「城堡」(*The Castle*)以及「審判」(*The Trial*)等。

¹⁸ 詳見於王志弘2010年發表的〈人人需要「補缺式移動」：身障者經驗的啟示〉。

¹⁹ 張小虹(1995)與王志弘(1996)另將該詞翻譯為「去/解畛域化」或「去疆域化」。

(如國族的)價值(collective value)而較不重視個人心聲」(紀大偉 2012: 57)。

若是討論現代派文學中個人在尋求身分認同而漂/飄浪於不同城市或者不同國家間，則不能不提到英法十九世紀幾位現代派城市漂/飄浪大師級作家：法國的查理·波特萊爾、亞瑟·藍博、史蒂芬·馬拉美以及英國的詹姆士·湯姆森和奧斯卡·王爾德等人。另外，相關討論漂/飄浪的當代文學批評家包含傑拉德·納沃以及泰斯特等深刻描繪個人留/流連於自己生長之城市以及異地或異邦中以尋求安慰或身分認同的必要性。

首先，傑拉德·納沃在『東方行』(1984)中提到「我在流浪徘徊時並非全然孤寂陪伴我，而是自由徜徉在街道上，自由自在地與人們見面寒暄或是選擇抽身離開，這完全憑藉著我的自由意志」。泰斯特在『漫遊者』(1994)中曾提到，法國十九世紀象徵暨頹廢派作家²⁰查理·波特萊爾作品中的詩人常常「為了發掘自身身分認同與個人存在意義因而選擇從私領域逃逸而進入到公領域；詩人只有在不在家的時候，才真的存在著」(Keith Tester, 1994: 2)。

²⁰ 同為十九世紀法國象徵暨頹廢派作家還包括：保羅魏爾倫等人；十九世紀更早的美國代表作家為愛德家·艾倫·坡在其作品中充滿象徵性指涉。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王志弘，〈台北新公園的情慾地理學：空間再現與男同性戀認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2期，(一九九六年四月)
- ，〈人人需要「補缺式移動」：身障者經驗的啟示〉，《文化研究》第10期(二零一零年春季)，頁139-167。
- 尹玲，〈研悲情為金粉的歌劇——白先勇小說在歐洲〉，《聯合報》第37版(一九九五年七月十八日)
- 江寶釵，〈時間、空間與主體性建構：閱讀《孽子》的一個向度〉，《中外文學》第350期(二零零一年七月)
- 朱偉誠，〈(白先勇同志的)女人、怪胎、國族：一個家庭羅曼史的連接〉，《中外文學》第312期(一九九八年五月)
- ，〈建立同志「國」？——(朝向)一個千禧政體的性異議想像〉，「間別千年：臨界空間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一九九九年)
- ，〈父親中國·母親(怪胎)台灣？白先勇同志的家庭羅曼史與國族想像〉，《中外文學》第350期(二零零一年七月)
- 妍子，〈讀《孽子》〉，《新書月刊》第7期(一九八四年四月)。
- 何華，〈天堂之門——評《孽子》的救贖主題〉，《聯合報》第29版(一九八九年)。
- 林柏燕，〈孽子、夜遊〉，《文訊》第16期(一九八五年二月)
- 保真，〈寂寞的楊雲峰〉，《中華日報》第16版(一九九七年四月)
- 紀大偉，〈如何做同志文學史：從1960年代台灣文本起頭〉，《台灣文學學報》。第23期，(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一日)，頁63-100。
- ，〈台灣小說中男同性戀的性與流放〉收於林水福、林耀德編《當代台灣情色文學論》，台北：時報(一九九七年三月)
- 劉向仁的〈白先勇《孽子》中的情慾空間與神話結構〉2009性別文化與通識教育研討會(二零零九年)

二、英文書目

- Aragon, Louis. 1971. *Paris Peasant*, translated by S. Watson Taylor. London: Jonathan Cape.
- Berman, Marshall. 1983.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London: Verso.
- Baudelaire, Charles. 2008. *Paris Spleen and La Fanfarlo*, translated, introduced and noted by Raymond N. MacKenzie. Indianapolis and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 . 1972. *Selected Writings on Art and Artist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P. E. Charvet. Harmondsworth: Penguin.
- . 1972.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onathan Mayne. London: Phaidon Press.
- Benjamin, Walter. 1983. *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

- translated by H. Zohn. London: Verso.
- Deleuze, Gilles and Felix Guattari. 1986.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Dana Polan.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ress.
- Foucault, Michel.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London: Allen Lane.
- Kafka, Franz. 2014. *The Essential Kafka*, translated by John Williams.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Editions.
- Nerval, Gerard de. 1984. *Journey to the Orient*,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N. Glass. London: Michael Haag.
- Rubin, Andrew N. 2010. "Transnational Modernism." Spring, 2012
<<https://blogs.commonsgorgetown.edu/engl-218-fall2010/2012/01/13/hello-world/>> Accessed on Feb 25, 2020.
- Tally, Anna. 2017. "Baudelaire &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Oct 31, 2017at
<<https://annatalleydesign.com/blog/2017/10/28/ baudelaire-the-painter-of-modern-life>> Accessed on Feb 24, 2020.
- Tester, Keith ed, 1999. *The Flaneu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